



美国华人史

(1848 — 1949)

潮龙起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美国华人史(1848-1949)

潮龙起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美国华人史 (1848-1949) / 潮龙起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713-889-1

I. ①美… II. ①潮… III. ①华人-历史-美国-
1848~1949 IV. ①D634.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9298号

策 划 傅光中

责任编辑 石学亮

装帧设计 李海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规 格 160×230毫米

8.625印张 63幅图 270千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 言

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2007年美国华人人口达354万，是美国亚裔中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且占世界华侨华人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美国华人女多于男，男女性别比例为52.3%比47.7%；超过一半的华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美国人的平均水平；华人家庭中位年收入6.6万美元，高于美国的一般家庭。从职业构成看，华人从事专业领域、管理及相关领域的人口比例超过一半。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新政府团队中，就有两位华裔部长，他们分别是能源部长朱棣文和商务部长骆家辉。一百多年来，美国华人凭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战胜了异国他乡的种族歧视，其社会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实现了从“劳力阶层”逐步向“知识阶层”的转变，为美国的繁荣与强盛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尊严和荣誉，以至于主流社会将“模范少数族裔”的光环戴在他们头上，将其视作实现“美国梦”的模范族群。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美国华人正逐渐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不可否认，当今美国华人是国别华侨华人中最有朝气活力、最具科技实力的群体，这不仅表现在美国华人数量的巨大增长，还表现为美国华人素质的明显提高。但是，对当今美国华人的诸多赞赏，往往会让人们忽视他们过去所遭受的苦难和耻辱。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美国华人的经历是相当复杂和曲折的。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美国华人同时经历了偏见、歧视和排斥，以及怀疑、容忍和接纳的过程。

华人大批移民美国始自1848年加州的黄金大发现。在此之前，华人移民

美国的寥寥无几，而此时华人在南洋地区谋生已有多数。明末清初时，南洋地区华人已达十万，至鸦片战争前夕，上升到百万。随着 19 世纪中后期美国和澳洲等地黄金的发现，华人的传统流向逐渐发生变化，而美国成为华人出洋的一个新的目的地。到 1880 年时，美国华人人口达到 10 万，之后，由于美国制订和实施排华法，美国华人人口基本上维持这个规模，达六七十年之久。至新中国成立时，海外华人总数已达 1000 万，而美国华人只占总数的 1%，也只占美国人口总数的 0.1%。因此，在海外华人和美国人口总数中，美国华人的规模都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不能以人口数量来忽视美国华人历史的重要性。

南洋地区华人所处的文化区域是“弱势客地文化区域”。相对于南洋地区土著而言，华人在文化形态上处于一个较高层次，他们在劳动技能、社会组织和管理方式上明显占有优势，这是南洋地区华人享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原因。不同于南洋华人，19 世纪美国华人则处在一个“强势客地文化区域”，这是一个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处在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美国华人如何调处自己与主流社会的关系，以何种手段、技能和社会组织来在异国他乡立足谋生，这是本书叙述的主要问题。实际上，美国华人一百多年来的经历是相当复杂的，与南洋华人相比，其生存适应方式也大相径庭。从这个意义来讲，研究美国华人，可以丰富我们对海外华人的认识。

近几十年来，海外美国华人的研究方兴未艾，不同学科、不同族裔的学者都乐于此道，各种通史性和专题性的论著和学位论文层出不穷。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史料也通过网络大量涌现出来，如《纽约时报》(1850 至今)、《哈伯斯周刊》(1857—1916)、国会图书馆加州华人专题数据库(1850—1925)、历次美国人口普查资料等，这大大方便了学者对资料的利用程度。根据这些情况，撰写一部新的美国华人史，充分吸收国内外的优秀成果，大量利用原始资料，实有必要。

本书名为《美国华人史》，时间上限为加州发现黄金的 1848 年，这一年华人开始大批赴美，下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1949 年。从美国华人本身的角度，大多学者以 1943 年美国取消排华法为历史分期，无可非议，但本书考虑到，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美国华人故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实际上也影响到美国华人的处境。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学者通常采用

“华侨”或“华人”这些术语来指称海外华人，强调他们的法律身份。实际上，报刊杂志和学术论著在指称美国的华侨华人时，出现过很多称谓，如“中国移民”（Chinese Immigrants）、“美国的中国人”（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华人”（Chinese Americans），“华工”、“华侨”等，其所表达的含义有所不同。本著书名采用“美国华人”这一概念，在文中多用“华人”这一词语，主要是指美国华人的种族属性。这样一来，美国华人就包括在美的所有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但本书行文中有时为表明美国华人的不同身份，而采用“华工”、“华侨”、“土生华人”、“华人移民”等术语，而不用“美国华人”这个一般性用语。另一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照顾到不同层次的读者，注意到叙述的流畅性，书中很多引文没有以注释方式标明，而是在正文中说明了文献出处。

本书共分为九章，以时间为主线，按内容分篇章，力求内容全面，而重点突出。现将本书内容扼要简介如下：

第一章主要探讨 19 世纪中后期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背景，移民形成的原因，华人赴美的动机、方式和过程。

第二章主要叙述 19 世纪中后期华人对美国西部开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主要包括开采金属矿藏，修建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以及从事垦荒、兴修水利、种植葡萄、捕鱼等工作。

第三章主要讨论 19 世纪后期美国排华运动兴起的原因和过程，排华法案的演变和驱逐、劫掠、杀害华侨的各种暴力事件。

第四章主要叙述排华时期美国华人在轻工业、洗衣业、餐馆业、零售业、家政业、中医药业等领域的职业生活。

第五章主要叙述早期美国华人的社会生活，包括唐人街的兴起及其存在对于华人的意义，美国华人社团的类型及其结构和功能，美国华人衣食住行和婚丧嫁娶等各种社会习俗，美国华校的开设和发展等。

第六章详尽叙述早期美国华人社会娼妓、吸毒、赌博、堂斗等问题表现的具体情形，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探讨它们给华人社会带来的危害，以及美国政府和华人社会控制这些问题的效果。

第七章主要叙述自辛亥革命始，到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止，美国华人不仅从经济上慷慨捐助，还亲临前线与祖国人民一道并肩战斗，冲锋陷阵，有的甚至为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

美国华人史 (1848—1949)

第八章将视角转向侨乡，主要分析早期美国华人乡土观念的表现形式，美国华人跨国家庭中侨眷妇女的悲惨命运，侨汇与侨乡社会的畸形发展，民国侨乡匪祸与美国华人护乡等内容。

第九章主要叙述美国华人先后参加的美国南北战争、美西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他们在战争中不畏牺牲，为维护美国的统一和国家利益而战。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为美国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赢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金山之旅：早期华人的赴美 / 1

一、中美早期的通商和往来 / 1

二、19世纪华人的“黄金梦”与出洋 / 3

三、金山旅程——他们为什么来 / 5

四、金山旅程——他们怎么来的 / 11

第二章 金山寻梦：出卖力气，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 18

一、中国人的运气——开矿淘金 / 19

二、修建铁路——一句话历史 / 25

三、从事农、林、牧、渔各业 / 30

四、特写：一位华侨园艺家的传奇故事 / 36

第三章 排华风暴：“中国佬滚出去！” / 41

一、从加州到华盛顿——排华运动的高潮 / 42

二、“赶出去”——近代美国的排华暴行 / 51

三、华人的抗争——偷渡和“证件儿子” / 56

第四章 女业男就：早期美国华人的职业生活 / 66

- 一、轻工业 / 66
- 二、服务业 / 68
- 三、中医药业 / 80

第五章 华风西渐：早期美国华人的社会生活 / 87

- 一、唐人街的兴起 / 87
- 二、华人社团 / 92
- 三、华风西渐 / 109
- 四、华文教育 / 115

第六章 黄赌毒斗：早期美国华人的“四害” / 124

- 一、娼妓 / 125
- 二、鸦片 / 133
- 三、赌博 / 143
- 四、堂斗 / 159

第七章 民族大义：“华侨是革命之母” / 170

- 一、创立民国的坚实后盾 / 170
- 二、力挺国民革命 / 174
- 三、支持中国抗战 / 177
- 四、航空救国运动 / 186
- 五、实业救国 / 191

第八章 侨乡悲欢：美国华人与侨乡的社会生活 / 200

- 一、“落叶归根”：早期美国华人的乡土观念 / 200

二、守生寡：金山伯女人的悲惨命运 / 208

三、侨汇与侨乡社会的畸形发展 / 215

四、民国侨乡匪祸与美国华侨护乡 / 227

第九章 融入主流：美国华人的本土情怀 / 234

一、洒血内战 / 234

二、建功二战 / 237

三、排华法的废除 / 241

主要参考文献 / 248

中文论著 / 252

英文论著 / 255

附录一：美国华人大事记 / 259

附录二：美国华人人口统计（1840—1950） / 265

后 记 / 266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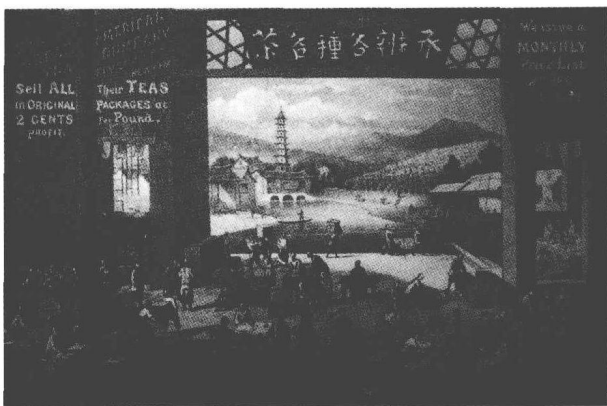
金山之旅：早期华人的赴美

一、中美早期的通商和往来

中国人最早到达北美洲的时间，可追溯到 16 世纪。1565 年，西班牙人侵占菲律宾岛，开辟了菲律宾到墨西哥的航线。这样一来，满载中国以及其他远东地区货物的大帆船，便源源不断地从菲律宾向东驶往墨西哥，船上经常雇佣中国海员和技工，一些搭客也携带华人仆从。抵达墨西哥后，华人中有人留下来，在当地从事造船或其他行业。1571 年到 18 世纪中叶，北美洲的东西两岸，开始有了华人的踪迹。在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常有华人被西班牙人雇用，从事造船及其他工作。^[1]

1783 年，美国和英国签订《巴黎和约》，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为了摆脱英国的经济封锁，走出战争创伤，美国迫不及待地开始寻求新的贸易途径。实际上，在美国成立之前，就有“贸易奇迹”的传说。当时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在北美很受欢迎，拥有或消费这些中国产品，成为当时北美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1773 年，波士顿发生了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贸易的事件。这些说明，当时中国生产的物产如茶叶、瓷器等，受到北美殖民地人民的青睐。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东北部的商人跃跃欲试，对贩卖中国丝绸、瓷器、茶叶、漆器、家具和其他各种商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急于打开通往中国的贸易之路。

[1] 刘伯骥著：《美国华侨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75 年印行，第 32 页。



18世纪中期美国茶叶公司做在门楣上的广告。

最先前往广州的美国船只，是由波士顿商人装备的“哈里特号”，而最有名的是“中国皇后号”的广州之行。中国皇后号是一艘由战时私掠船改装而成的木制帆船，它的投资者既有政界显要，又有费城、纽约等地的巨商，如莫里斯等。整个投资，包

括造船、装备和出航的开支，总共 12 万美元。船长为约翰·格林，货物管理员（又称大班）是 29 岁的山茂召（Samuel Shaw）。1784 年 2 月，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启航，渡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通过印度洋，于当年 8 月到达广州黄埔港，成功地完成了首次从纽约到广州的航行，开启了中美间的直接贸易。中国皇后号所载的货物，有棉花、铜、胡椒、羽纱、皮货、人参。这些货物通过中国行商顺利地全部售出；同时，又通过行商办齐了回程的货物，这些货物有红茶、绿茶、棉布、瓷器、丝织品。美国商人在广州进行了三个月的商务活动后，于 1784 年 12 月启程回国，次年 5 月到达纽约港，往返历时 15 个月。中国皇后号此次航行，获利 30700 美元，引起轰动效应，在美国社会掀起了第一次“中国热”。^[1]

中国皇后号的首航成功，吸引了美国东海岸的商人来华经商，民间掀起了与中国贸易的热潮。综观早期的中美贸易，美国输华的主要商品以人参、毛皮、棉花等土特产为大宗，后来加入英美工业制造品（以棉毛织品为主）；中国输美商品以茶叶、生丝、土布、瓷器为主。在早期的美国对华贸易中，美国商人通过加快船的速度，辗转贩运各国货物，发掘人参等本土产品，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以促进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尽管美国是个后来者，但它却以较快的速度，跻身于广州口岸，并跃居西方国家前列，占据了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第二把交椅。以来华船只为例，在

[1] 梁碧莹：《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19 页。

1785—1833 年的 48 年中，美国到达广州的船只就有 1004 艘，接近英国来华船只总数的 44%，超过其他欧洲国家来华船只的 4 倍。从 1791—1841 年的 50 年中，美国对华贸易额增长了 6 倍。^[1]

早期的中美贸易，直接推动了两国民间频繁的交往。1785 年，“巴拉斯女神号”来广州贸易后回航美国东岸的巴尔的摩港。船上 35 名海员中，有亚成、亚全、亚官三人。他们是现存文字记载中最早来到美国的华人。^[2]1796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理——荷兰人范·布拉姆·霍克奇斯特，到美国费城附近定居，他带来了五名中国仆人。1818—1825 年间，有五个中国青年在康涅狄格“国外布道学校”就读，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美国皈依新教的第一位华人廖阿细，以及后来成为林则徐翻译的阿林。而这些最早漂洋过海赴美的零星中国人，都还算不上是移民，只能算是暂时赴美的谋生者和留学生。

随后的数十年，个别中国人继续出现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境内，作短暂居留。他们以仆从、商人、马戏班成员、中文教师等身份到达美国东部。不过，根据美国官方的移民记录，从 1820 年到 1848 年间，来到美国的华人只有几十人。这些零星的赴美先驱，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只是在 1848 年在加利福尼亚的亚美利加河畔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到中国广东后，中国赴美的人数才激增起来。

二、19 世纪华人的“黄金梦”与出洋

1840 年代末期，美墨战争结束，美国从墨西哥夺得大片土地，其中包括今天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内华达、犹他等州的全部地方，以及得克萨斯、科罗拉多、新墨西哥、怀俄明等州的部分地方。割地合约还未签字，美国人詹姆士·马歇尔（James W. Mashall）就在加利福尼亚亚美利加河流域清理水轮锯木机水道时，意外地发现了黄金。此消息传出，震动了美国，也震动了世界，数以万计的人，为了追逐黄金梦而纷至沓来。

1848 年 1 月，加州发现黄金的消息很快沿着贸易路线从加州传到秘鲁，跨洋传到澳大利亚，然后向北传到马尼拉、香港和中国。加州发现黄金的消

[1] 《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第 83 页。

[2] （美）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侨——20 世纪美国华侨社会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1992 年版，第 3 页。

息，如此迅速地传遍太平洋沿岸，要归功于美国、西班牙及其他欧洲商人长期以来建立的跨洋交通。香港附近的广州约在 1848 年 10 月得知这一消息，只比美国东海岸晚几天。那年秋天，一位年轻的广东人写信给他在波士顿做茶叶生意的兄弟说：“许多美国人谈到加利福尼亚……我听说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去了那里。天哪！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金子！”到 1849 年的夏季，一位访问香港的丹麦人写道，香港人普遍狂热，甚至那些属于绅士阶层的成功律师也被这激动人心的消息所诱惑，决定去那里碰碰运气。^[1]当时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金山客，没一千，有八百”，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凡是去过加州的人，就算没有赚到一千美元，至少也能赚到八百美元。那时的中国多灾多难、民不聊生，美国加州传说中的“金山”给人们带来了一线朦胧的希望。^[2]

据说，在最早去加利福尼亚淘金的中国人里，有一位颇有创业精神的年轻商人陈明，他在 1847 年就到了旧金山。当摩门教长老布兰南骑马到镇上向所有人叫喊在萨克拉门托东北发现黄金时，头脑机敏的陈明立即加入了淘金的队伍。早期，在亚美利加河河床的浅水里，很容易就能找到沙金。陈明这个人既勤奋又聪明，很快就在那里淘到第一桶金。此后，他便给“三邑”老家同村一个叫张云的同乡捎去口信，动员张云来加州淘金。张云动身启程前往金山时，将消息散布了出去。于是，广东省三邑、四邑等地区的农民闻风而动，不惜举债甚至卖身，漂洋过海，赴“金山”淘金。

加州淘金热的到来，推动了更多华人背井离乡来到北美新大陆。当时，产金地区的主要入口港是圣弗朗西斯科（华侨称其为“金山”、“大埠”或者“三藩市”）。由于美国和加拿大西部地区都先后发现了黄金，后来“金山”就用以泛指美加两国。而在 19 世纪 50 年代，澳洲也发现了金矿。为了区分美澳两地，华侨习惯上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将美国圣弗朗西斯科称为“旧金山”，而将澳洲的墨尔本称为“新金山”。

从历史记载来看，1848 年 2 月，即加州发现金矿消息传出的第二个月，两名中国男子及一名女子乘坐美国鹰号 (American Eagle) 帆船，从广州横渡大西洋，抵达加州的旧金山市，成为了最早登陆并留居在“金山”的华人。接下来的两年中，又有几百名华人前来金山。他们几乎全都是从香港、澳门

[1] Peter kwong, *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 New York: New Press, 2005, p.6

[2] (美)麦美玲、迟进之著：《金山路漫漫》，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 页。

和广州周围的华南地区来的。^[1] 早期淘金华人中有不少幸运儿，他们很快就致富而归。曾有这样一位衣锦还乡的加州淘金客，他回到广东的家乡买了约四个城市街区大小的土地，在上面建了宫殿，置办了一场大型宴会，用掉了一百头烤猪，以及数不清的鸡、鸭、鹅等。他的这个举动震动十里八乡，吸引了该地不少人到金山碰碰运气。^[2] 从此，大多数的中国移民都来自广东的这些地区，而且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一带依然是中国向美国移民的主要地区。

三、金山旅程——他们为什么来

然而，19世纪中叶开始大批赴美的华人，并不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移民，他们不过是这期间大量自中国广东、福建两省为主的沿海地区农民出洋向东南亚、大洋洲和美洲移民的一部分。当时，中国国内及国际形势的发展，是导致人们向海外大规模迁徙的主要原因。

19世纪初，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华帝国日趋衰弱，国内土地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普通百姓的生活极为艰难；而专权政治下的整个官僚机构，自上而下贪污腐败，通过残酷的剥削聚敛财富，使得民生日益困顿，而不期而至的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与此同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欧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正积极向世界各地扩张，高效生产率刺激下的市场购销需求加大，迫切需要同拥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开展贸易。而自恃“天朝圣国”的清政府却无心此类贸易，只准许广州作为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并严格限制国民的对外交往。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然不满意于有限的一口通商，他们强烈要求清政府开放市场，而清政府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结果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决心用武力打开中国门户。

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日益恶化，矛盾很快集中爆发。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一败涂地，威信一落千丈。自此以后，西方列强相继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各通商口岸租界的建立，以及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制度的确立，为外国商人和传教士，以及为

[1] 参看陈依范：《美国华人》，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4页。

[2] 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 p.8

他们服务的买办、捐客和其他雇员提供了庇护，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在西方列强的军事打击和经济侵略下，中国的自然经济和封建社会秩序土崩瓦解，纺织、出口贸易、运输等各行业遭到严重打击，大批的手工业者、船员、搬运工纷纷失业。

清王朝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软弱无能，卑躬屈膝，但对国内人民的压榨却变本加厉，高额征收苛捐杂税，助长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导致民众揭竿而起。1851年，华南地区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它历时十三年，席卷南中国。而该起义又引发了连锁反应，上海、闽南的小刀会（1853年），广东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的三合会（1854—1861年）先后数次起事。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引发了这个地区土著居民与客家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珠江三角洲西南鹤山四邑等地区土客乡民在此期间（1854—1868年）发生了严重的械斗。这样一种政治动乱和经济破产的局面，迫使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另寻生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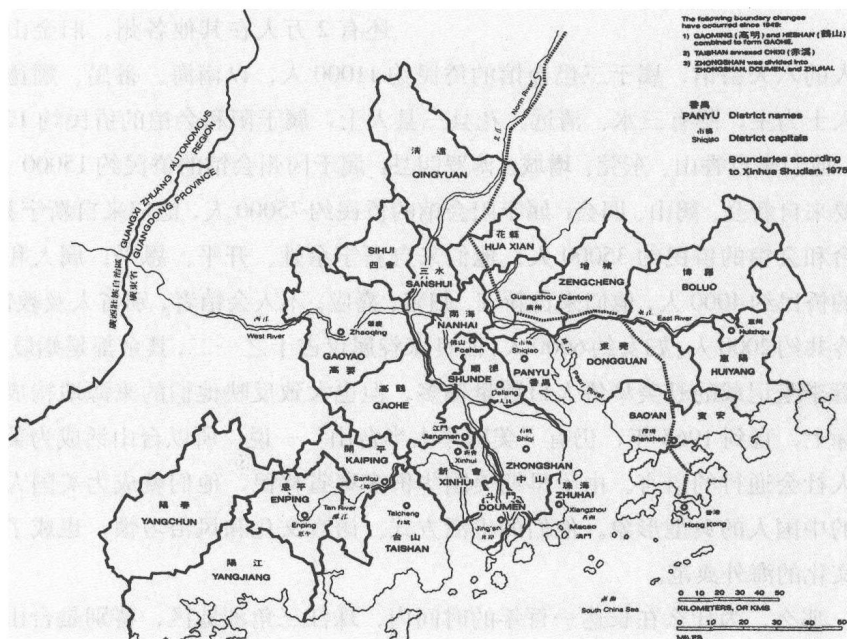
此一时期，世界局势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欧美各国先后经历了规模浩大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了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和寻找原料产地，这些工业国家纷纷进行殖民扩张。在这场殖民狂潮中，东方国家不免陷入被动局面，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国际市场格局，成为提供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市场。1846—1848年美墨战争之后，美国的疆土已从东部大西洋沿岸的十三个州扩大到太平洋沿岸。要开发这片广阔的西部处女地，美国的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而奴隶贸易于1862年在国际间被禁止，更加剧了美欧各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在西方列强的武力打压下，清政府封闭已久的移民大门被迫打开。1859年，两广总督劳崇光和广东巡抚柏贵就与英国驻华外交官巴夏礼制订了《招工章程》，允许在广州及广东各海口设招工公所，公开“招工”。次年，清政府在北京条约中承认英法两国在华招工的权利。1864年，清政府同西班牙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准许其在华招工；同年，又与英法公使签署了招工章程；1868年，与美国订立《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在社会动荡的19世纪，尤其是1847—1882年期间，约有二三百万华人迁徙到了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等地。^[1]

除中国社会经济的推力和美国“黄金梦”的拉力之外，外国商船也以各

[1] 《从华侨到华侨》，第5页。

种手段招揽旅客，获取利润。他们通过其所雇用的中国经纪人或买办，发出大量描述金山的富裕、劳工的优待条件的传单、招贴、地图和宣传册，用以吸引华工。有一种用中文撰写的传单，由设在香港代理外国船务的中国经纪人，散发到广州附近乡村。其内容如下：

美国人是非常富裕民族。彼等对华人前往，极表欢迎。彼处有丰富工资，大量上等房舍、食物和衣着。你可随时寄信或汇款于亲友，我等可负责传递与驳汇，稳当无误。此是一个文明国家，并无大清官吏或官兵，全体一视同仁，巨绅不比细民为大。现有许多中国人，已在彼处谋生，自非一陌生地方。在彼处，承祀中国神，本公司亦设有代办。你无需畏惧，会逢幸运，有志者请莅临香港或广州本公司接洽，当竭诚指引进行。美国金钱极丰富而有盈余，如欲赚取工资及保障工作，可向本公司申请，便得保证。^[1]



早期美国华侨来源地——珠江三角洲地图

[1] 刘伯骥著：《美国华侨史》，第 37 页。